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在 2016 年国关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又是一年骊歌声起。这个时节你们在忙着 Count down 毕业红毯、吃散伙饭，抑或拈诗一首——回味“舌尖上的北大”，也许还有毕业旅行；学院已经吹响了庆祝二十年生日的号角，是时候我们的师生和院友们，开启追忆似水流年的时光逆旅了。也是二十年前，我告别家乡，投身燕园，开始体验我的“重生”——那是像未名湖的涟漪一般荡漾开去、无止无休氤氲着的幸福感。

我不知道，不是像我这样从精神饥渴的状态来到这个院子的你们，是否能够像我一样深切体会她点点滴滴的好。5 年前回到母校任教以来，尽管缺少了距离产生的美感，但内心深处对于北大的信念和感恩却在与日俱增，日益深沉。5 年来，有 80% 的时间是跟你们这一届同学相厮守的时光，特别是四年前因为挑选了一个有内蒙老乡的 12 级二班做班主任而开始心心相念的那 49 个。还记得第一次班会青涩的你们如何自我介绍，为难的我只能选出踊跃发言者作为第一阶段的代理班长；谁能想到那年 9 月因为日本政府“购岛计划”引发中日关系恶化后不久，你们已经开始利用课堂上学习的各种国际政治中的案例，思考钓鱼岛问题解决的大事！

感谢你们接纳我作为班主任，使我有机会在日常的陪伴中有

机会共同成长。我们不仅一起加油练习“要爱久（12.9）”，我们也一起坐在你们每一门专业课的课堂里，聆听逸舟老师的《中国外交新高地》和他近几年陆续成书的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三部曲）；也有幸赶上袁明老师助阵《国际关系史》课程，用刚刚发表《论中国》的基辛格老先生夸奖中国学子的邮件激励大家多多思考中国与世界；及至十八大的召开，学院老师们要求当时主持学院“教师午餐会”的我，邀请正在给你们上课、被你们亲切称呼为“朝晖哥哥”的杨老师来解读十八大；那天，同样来听讲座的袁老师感慨，“大国了，大国的青年是那么好当的吗”？我环视教室里面和我一样凝神倾听的你们，想看看你们是否和我一样，被这句设问所击中？

你们的成长足迹，也许是最好的回答。回头看看，你们不仅去了欧美发达世界，你们愉快地作为交换生在早稻田“疯长”——英文课程、日语学习并不能满足你们，你们深入日本社会、企业；还有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做志愿者的足迹深入到了非洲、拉丁美洲和周边的亚洲国家，还有那个去了拉脱维亚的姑娘。我不得不多讲讲通过我联系了去肯尼亚做志愿者的女生，两段时间，分别是在一次大的恐袭之后和经历对肯尼亚大学的恐袭本身。你们罔顾大国纷纷要求公民免入警告的勇气震撼了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送你们到非洲朋友中间以最大程度降低风险。没有去海外志愿者的同学，也并不意味着一定缺少国际视野、大国情怀。在北大的校园内外，同学们组织的公益活动从来没有间断，在座中间有

同学参与的机构，就曾经有惠及我所关注的非洲那边土地上的艾滋病患者的。校园内更有热心同学组织协会专门促进中外同学语伴和交流活动、进而帮助促进了不同文化的融合和互相认知。这都是大国青年的气象啊，我从此坚信北大培养的绝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是个 Rise of the rest 的时代。讲坛上、书本中，我们不但听缉思老师讨论《中美互疑论》，也在讲西进和再西进理论。亚非拉勃兴的同时，我们看到中国与南方国家新一轮的合作热潮；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地感到忧虑，似乎传统的南南合作概念在经受挑战，因为中国与这些南方国家民众的规模互动似乎也正在引发新的互相认知上的困局。但是，2014 年，我们师生一起愉快地见证了一些中国青年已经把这种忧虑转化为行动，他们通过自媒体发声，也成立协会或者社会企业，服务于促进双方认知和互相理解的工作。我们北大国关学院自己的若干名学生已经先后来到肯尼亚，加入诸如中南屋等组织，在约堡中非峰会召开的同时作为中国青年在非洲社会中积极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大国青年已经走出去，做到了他们一直关注的南方国家。

2015 年四月天，我们一起迎接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来到北大演讲。主持演讲活动的袁明老师说，与安南先生刚刚在莫斯科和日内瓦做过的类似演讲题目相比，他在北大的演讲精彩得多，这是因为人的精神是可以互相托举的，北大的气场让安南表现卓越。在座的你们一定还记得他用非洲谚语告诉我们，“智慧就像

面包树，没有一个人可以独自拥抱”

今年6月18日，广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界热爱的吴建民大使突然离世。我们在校园里经历了有关吴大使生前身后的种种论争，怎样看待今天中国的位置、中国是否应该融入国际社会等命题，依然是要被争论的问题。我自己是因为袁老师而记住了这个日子。袁老师说，吴大使遭临车祸的同一天，她在上海和几位朋友同事在一起，安静地纪念她的某个50周年纪念——50年前的那天，袁老师在文革期间被大批判。。。这一刻，我们会恍然大悟，50年来中国已经发生多么大的不同。我们怎能对这个国家的进步没有信念，又怎么不感恩老师学长们薪火相传，让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世界、报效国家、也为自己寻梦？

说到离别，大家都会想起诗人徐志摩的浪漫名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作别西天的云彩”。然而，我更喜欢后面一句，因为它象征了正在转身作别国关、离开燕园的你们，作为大国青年向进入世界舞台进发的姿势。

送给大家：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